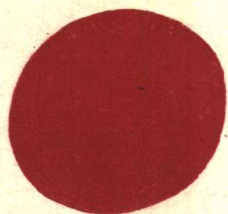


海河边的小屋

HAIHEBIANDEXIAOWU

● 肖复兴



海河边的小屋

肖复兴

海河边的小屋

肖复兴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9 3/4 插页2 字数218,000

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,100

书号: 10151·737

定价: 1.3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出选编了作者近年发表的十七篇报告文学。

作者的目光关注着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，那些居住在小屋陋巷的邮递员、服务员、裁缝、小学教师、待业青年、家庭妇女。作者熟悉他们，热爱他们，记下他们平凡生活中的酸甜苦辣，追求和希望，歌颂他们“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”的精神。

作者与他笔下的人物感情相通，甘苦与共，因此，这些作品热情洋溢，抒写生动，真挚感人。

目 录

柴达木传说·····	1
请理解她·····	39
老人与海·····	58
爱·····	78
他没有得过一枚金牌·····	89
灯 光·····	107
二十一岁的时候·····	118
李富荣和别尔切克·····	143
女人篇·····	174
花土沟的花·····	174
雁窝岛的雁·····	181
还有八公里·····	186
绿色的翅膀·····	200
命运交响曲·····	210
海河边的一间小屋·····	233
陈爱武背后·····	249
“店小二”写书·····	267
失败者的胜利·····	277
酿蜜苦·····	286
后 记·····	302

柴达木传说

生活使一切虚构黯然失色

——题记

这是真事，不是故事。

可是，人们都认为它是故事，不是真事。

它究竟是什么呢？

一、骆驼

一九五四年七月。正是夏日明朗的时刻。柴达木一望无垠的金色的戈壁滩，映照在金子般的阳光下。蓝天显得格外低，地平线显得格外近，云彩就在眼前飘曳，天空和大地仿佛随时都可能亲密地融合为一。一贯飞沙走石、性情强悍粗暴的戈壁滩，这一刻，显得格外温情动人。

远处，传来一阵清脆、悠扬的驼铃声。这对于戈壁滩并不生疏。除了风声，和偶尔从阿尔金山、昆仑山、祁连山上跑下来的野狼、黄羊，它是戈壁滩唯一有生命的呼唤。使戈壁滩今天感到惊奇和兴奋的是，摇曳的驼铃声中夹带着一阵阵笑声和歌声。是小伙子们和姑娘们的笑声和歌声。那是青春最美丽动人的音节。这一阵子，多少年轻人这样带着歌声和笑声，从祖

国的四面八方闯进了这片几千年来杳无人烟的柴达木。戈壁滩仿佛从沉睡中苏醒，变得也年轻起来。

带头唱歌的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高挑的个头，匀称的身材，宽宽的额头，棱角分明的脸膛，一头浓密蓬松的头发。他叫黄治中，刚满二十岁，重庆大学地质系毕业，听说要开发柴达木，主动报名要求来的。他是一个带有艺术家气质的人，耽于幻想，戈壁滩在他的心中早被无数次地勾勒、描绘过。他觉得戈壁滩要在他和伙伴们的手中挖掘出无尽的宝藏，成为缀在祖国大西北一颗璀璨的明珠，那是何等的浪漫、骄傲！他有着一副好嗓子，高昂的歌声从心底迸出，在浩瀚的戈壁滩上尽情地回荡。骆驼在他的身下，象一艘高大的舰艇。一摇一颤的驼峰，象在给他的歌声打着拍子。

他身后的一匹骆驼上骑着一个年轻的四川姑娘。个子不高，瘦削得象一片叶子，两座驼峰似乎把她夹没有了。她张着厚厚的嘴巴，正起劲地唱呢。她热辣辣的目光落在黄治中的身上。她钦佩他有这样好的歌喉。姑娘叫龚德尊，还有三个月，才满十九岁。刚刚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（刚入学时叫北京石油学校大专班）。本来，她是不会到这里来的。学院要她留校教书。可是，那时候，好儿女志在四方，乐在天涯战恶风。祖国的大西北是多么富于魅力！北京，并没有使她有一丝一毫的留恋。神奇的柴达木色彩缤纷，搅得她心中不得安宁。捺不住她的一再要求，学院只好同意了，她来到了柴达木。再不只是从北京西郊动物公园里看见的骆驼了，而是亲自骑上戈壁滩的骆驼了！她一下子喜欢这被称为“戈壁之舟”的骆驼。驼峰长长的绒毛轻轻摩挲着她的手，她的脸，她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激动。

他们被分配在青海石油管理局地质研究所。龚德尊在古生

物研究室。黄治中在分析化验室。他们都被选为团支部委员，彼此的接触更多了。不知怎么搞的，龚德尊心中有一种暗自高兴的情绪在波动。她愿意能常常见到黄治中。这是少女朦胧的爱情在冲激着心房。黄治中并没有怎么注意到这个娇小的姑娘。说实在的，他觉得她并不怎么好看，瘦瘦的，象株骆驼草。

石油局成立了歌咏队。多才多艺的黄治中是队长。龚德尊报名参加了。她也喜欢音乐吗？天晓得！她学的是地质古生物研究。从小，音乐谈不上和她绝缘吧，却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引起这样大的兴趣。

“我们年轻人，有颗火热的心……”

“缅桂花开哟十里香……”

“是那山谷的风……”

五十年代振奋人心的歌！呵，应该永远记住并感谢那些作词作曲的人们！是他们点燃了我们青春、爱情、事业和理想的火焰。龚德尊爱看黄治中那双手有节奏、有韵律地一起一伏打着拍子，象波浪，象舞蹈，象牵动着无数小小的精灵。她也爱看他的嘴唇圆圆地张开，喷吐着内心真挚的激情，如火，如荼，如澎湃的海洋。站在合唱队高高的台阶上，她觉得整个戈壁滩都在自己的脚下、眼前和怀中，都在这嘹亮、亢奋的歌声中融化。

第一个月发工资。基本工资，外加野外补助，地区差额，总共一百多元钱，厚厚一沓子呢。黄治中几乎倾囊而尽，花了一百三十二元买了一把小提琴。原来，他还能拉一手好小提琴呢。戈壁滩上又多了几缕婉转而悠长的琴声，荒凉的柴达木变得有声有色起来。

“你先不买块表，买琴！”龚德尊这样大笑着问他。

“上班不迟到就行了，买什么表！”他这样笑着回答。

这一个月，他若不是靠着龚德尊的帮助，差点儿没断了顿。琴声，也是一种食粮，精神食粮。迷恋，如醉如痴的迷恋，占据了年轻人的心。对艺术的迷恋。对心爱人的迷恋。对柴达木的迷恋。

第二个月发工资。龚德尊花了五十元钱，也买了一把小提琴。

“教教我好吗？”

“行呀！”

……

也许，这就是他们第一次情话？是的。真正的爱，不仅仅是从嘴里，眼里，而是从心底流露出来的。那正象他们要开采的石油，决不会在地面上流淌，而蕴藏在地心深处。

三年过去了。当油砂山，红柳泉和冷湖等地纷纷勘测出了地心深处的油层，打下了一口口探井的时候，当龚德尊的小提琴技术渐渐成熟、能拉出动听乐曲的时候，他们的爱情也成熟了。那几年，一切蒸蒸日上，凡事都预示着好兆头。

一九五七年初，黄治中要到北京石油学院进修一年。龚德尊为他送行。这一次，再不必骑骆驼了。嘎斯车，在等待着他驰骋戈壁滩。

“等着我！”

“等着你！”

“只有一年，很短……”

“还有一年，太长……”

他们的眼睛在倾诉衷肠。被褥、毛毯、衣服……所有嫁妆一律都是黄治中置办齐全，装满厚厚一箱，临行前交给了龚德

尊。那嫁妆色彩鲜艳，带着喜兴劲儿，映得他们俩人的脸五彩斑斓。他们相约：等黄治中学习结束归来就结婚。

伙伴们和戈壁滩一起在等待佳期的到来。

二、归 来

一九五七年，在中国大地上是一个什么年头呵！在北京，黄治中看见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，听到了震耳欲聋的广播声。许多人被打成了右派。黄治中感到庆幸。他在石油学院进修，不参与他们的运动，而青海石油局的运动也找不到他的头上，他正在远隔几千里地以外的北京。他是局外人，只是远远站在海边看波起浪叠，浪花的飞沫溅湿不了他的衣襟裤脚。

学习结束，临离开北京时，他特意到颐和园照了张相，铜狮子的背景，虽然面目狰狞些，但寥廓的天空，幽深的园林，毕竟显示出几分美好。他正激动地向往着柴达木即将举行的婚礼呢。温情，春潮般涨满他的心中。

回到戈壁滩，已经是一九五八年的二月。反右斗争的运动已经结束。柴达木人们象惊弓之鸟，担惊受怕一场，正渐渐恢复以往的平静。寒冬的风照样还在瑟瑟地刮，骆驼照样还在戈壁滩上慢慢地走，高大的石油井架照样还在一排排树起，刺向高高的蓝天……似乎，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

重逢。平安无事。筹划婚礼。喜气洋洋。黄治中和龚德尊第一次尝到了分离的相思之苦，相爱得更深了。待相见激动的旋风平静下来，他们满怀信心地准备迎接新的生活。嫁妆，包括两把提琴，重新一一拿出，开始在新房里布置开来了。自然，戈壁滩夜静时分，星河淡淡，月色溶溶，他们俩拉起小提琴，那琴声悠远而情深，袅袅婷婷，如歌如诉，完全是他们心底的

流露。谁听了，谁都会对他们报以深深的祝福。

这一天，黄治中被地质研究所的领导叫去了。他和龚德尊都以为一定是领导知道他们要结婚了，问问准备的情况，关心关心吧！

“你被划为右派了！”

谁知道，迎接他的竟是这样一句冷冰冰的话，和一张已经写好结论的纸。

这一切来得未免太突然了吧？他正在等待开启幸福的大门，没料到厄运的门先向他洞开了。一时，他脑子里乱嗡嗡的，心里一阵阵发空，发沉，象蓦地挨了一闷棍，还没有找到棍子在哪里。

请不要过多责怪他们的领导吧。他们担负不起历史应该承担的责任。在那个光怪陆离的政治空气中，什么荒唐的新天方夜谭的事不会发生呢？反右斗争已经结束了，余波竟又波及到遥远的戈壁滩。因为石油局右派名额不够，因此分派给地质研究所一名。右派也可以分派的吗？该分派谁去呢？想来想去，找不到合适的人选。恰巧，这时候黄治中从北京回来了。就象当年分派黄治中当团支部委员，当歌咏队队长一样，这顶右派的帽子便分派在他的头上。

能申辩吗？向哪儿申辩？我一张大字报没写，一句话没说呀！结论上已经白纸黑字说得一清二楚：典型不说话的右派。从骨子里反党。还需要说什么吗？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！

象戈壁滩突然刮来一场白毛风，一下子把一根芨芨草吹得连根拔起，黄治中被彻底摧垮了。他象从空中坠落下来，眼前一片漆黑，险些没栽倒在办公室的地上。

生活来了一个急转弯。这太有点儿象小时候玩的滑梯，一

下子从顶出溜到底。这是一个万丈深渊。亮堂堂准备一新的新房失去了色彩。平常的伙伴们一个个象怕患传染病一样，噤若寒蝉，退避三舍。龚德尊被领导三番五次叫去，要她揭发黄治中的罪行。

罪行？他主动要求到柴达木。他会唱歌。会拉琴。他准备结婚。准备在柴达木扎根一辈子，为戈壁滩，为祖国的石油事业而献身……难道这些会是罪行？龚德尊莫名其妙，象陷进一片沼泽地，越想跳出来，陷得越深。最后，她自己完全陷落进去了。

开始，她还有些天真。她想：右派就右派！右派，我也和他结婚。来日方长，让时间考验我们吧。她完全没有想到，几天过后，一场更残酷的打击意外地等着她。她实在不明白，生活为什么安排了这样悲惨的结局？

二月六日，黄治中被发配青海劳改农场劳改。这无异于晴天霹雳。清早，黄治中被押送到一辆卡车上。龚德尊跑出了屋，为他送行。他们不允许她走近。她只能远远地向他眺望，挥手。这一别，南北东西，悲欢离合，棒打鸳鸯，路途迢迢，何时是归期呀？她的眼泪禁不住潜然而落，柴达木呵，我们为你献出了青春，并准备为你贡献一切，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呵！

黄治中看见了她。一瞬间，他觉得她好看起来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好看。清晨的阳光垂泻在她瘦削的肩头，给她全身镀上一层金边，宛若金子雕成的一尊塑像。这塑像将永远保存在他的心头。

“呵，等着我……”

“呵，等着……”

“还需要几年呵！……”

“几年？……”

他们的心底在呼唤着。

颠簸着，摇动着，卡车象一头发疯的狮子，扬起一片尘沙，开走了，消失在戈壁滩的尽头。龚德尊还呆呆立在那里，象神话中传说的望夫石，和戈壁滩紧紧粘连在一起。

一个月后，黄治中的厄运，同样落在龚德尊的头上。同情、包庇右派，对黄治中的罪行，一言不发，负隅抵抗，这已经构成了她自己的罪行。她被打成右派，开除公职，遣送回原籍。石油局的反右运动不仅完成了指标，而且有所超额。

她走了。孤零零的，还不如黄治中，临走前，毕竟还有一个人送行。她带着所有的嫁妆，还没有用过一次，她梦中几次穿过、戴过、铺过、盖过的嫁妆；她带着那两把小提琴，曾经奏响过多么动听的曲调，如今已经断了琴弦的小提琴，走了。人去物在，她觉得身边依然还有他。

漫漫戈壁滩，象旷古时期的蛮荒之地。卡车飞驰，喇叭声咽。她蹲在车厢，象一只蜷缩一团的猫。望着四周的一切：戈壁滩，芨芨草，石油井架，路相沉积的岩层，风化的沙石……呵，她曾经在这里流过汗，留下过脚印，扛着标杆，打着红白相间小旗，测量过，勘测过，留下过她的歌声和笑声呵！现在，都飞似地划过去了。永远地划过去了。象一本合上的书，永远地合上了。阳光刺得她的眼睛睁不开了……

戈壁滩快要跑到尽头了。突然，她看见一群骆驼。呵，当年，她就是骑着它们进的盆地呀！今天，这竟成了她最后一次见骆驼了呀！从此，她将再也看不见它们了！永别了，骆驼！永别了，柴达木！

她的眼泪扑簌簌滚落下来……

三、辣椒

在劳改时，什么使黄治中最为痛苦？

该如何诉说劳改农场的生活？

劳改农场在荒凉的戈壁滩上，与世隔绝，举目四望，一片黄沙荒丘，仿佛在另一个荒漠的星球上。前清时期，这里就是犯人们发配充军的地方。解放以后，这里也是犯人们改造的场所。现在，从柳园下车，翻过阿尔金山，进柴达木盆地的唯一一条石板路，就是这些犯人修成的。凡是进到农场来的人，一律被视为人民的罪人，革命的敌人，任凭你是志愿支边的热血青年，任凭你是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，任凭你有天大的冤枉，能象窦娥哭下一场六月雪……这不能过多责怪农场 的 管 理 人 员。忠诚，是他们的天职。他们不负责打官司，只负责劳教。

进农场的第二年，残酷的自然灾害的阴影先垂落在这里。缺粮，严重的缺粮。劳动，依然是繁重的劳动。许多犯人先后死去了。开始，钉起木板，打成棺材，埋在沙滩上。渐渐，木板由宽变窄，由厚变薄。最后，木板也没有了……

新来了一个大学讲师。也是右派。斯文，白晰，戴着副眼镜，穿一身挺括的毛哔叽。没过几天，人不见了。怎么找，也找不到。仿佛是一阵风吹去了一片败叶，吹得无影无踪。

黄治中找到了他：在戈壁滩上。他饿死了。瘦瘦的身躯紧贴在沙滩上。风吹得他毛哔叽的衣服一飘一飘，象游魂不忍离去，到阴曹地府报到。

随时都有死的威胁。黄治中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。不过，他不想死。不是没有勇气，而是不愿意。他不相信这一切会是真的，会永远这样下去。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右派。在整

个运动中，他没有说过一句话呀。“不说的右派”，荒唐！象天空没有星星，没有月亮，也被称为天空一样荒唐！象戈壁滩没有沙丘，没有风，没有石头，也被称为戈壁滩一样荒唐！

他常常想起龚德尊。热恋的激情还没有退潮，时时鼓胀着，泛起波浪，向他涌来。他们曾一起在艰苦中建设着柴达木，也曾一起憧憬过他们自己和柴达木的未来呵！那情景，一幕幕，仍恍若眼前，是那样清晰、真切。夜阑更深时分，他躺在床板上辗转反侧，终不成眠的时候，这种思念就象刀子剜心一样，就象烈火焚身一样，更加强烈。他相信她不会忘记他，正象他自己不会忘记她一样。他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，他清白无辜地出去，她正在戈壁滩上等待着他。他们的婚礼还没有开始哩。

他咬咬牙。饿极了。饥肠辘辘。饥饿象一阵阵劈头盖顶的波涛，随时都有可能淹没他。戈壁滩上除了石头，还是石头，连野菜都没有。他找到了骆驼草，挖出来吃。湿湿的，带有一丝苦涩。难咽呀！嚼，使劲地嚼。咽，拚命地咽。骆驼草在胃中蠕动，化作热量，支撑着他没有倒下去。

他可以和外面通信联系了。首先，他想到龚德尊。他知道了她已经被发落回四川老家。他知道那里只有她的一个亲姐姐。去年，回家探亲时，他曾和龚德尊一起到四川看望过她姐姐。她姐姐曾望着这美满的一对，热情地招待了他，满意地笑了，向他们俩人衷心祝福。那是一个脾气虽不大好，却也慈爱的大姐姐。

他写了一封信，寄给姐姐转给她。然后，眼巴巴地盼回信。在空荡荡，荒漠漠的戈壁滩上，等待绿色的信使，等待衔春的鸟儿的到来。写信，等信，成了他生活最主要的内容。等待，是一种折磨，一种考验，也是一种生活的动力呢。

没有回音。

再写信。还是没有回音。

再写。依然没有回音……

也许，她有为难之处。右派的日子不那么好过呀，尤其是在偏僻的乡村。否则，她决不会不写信来的。

骆驼草实在难咽呀，他想起四川盛产的辣椒。辣椒就着骆驼草，也许好咽些。他又给她写了一封信，寄到她姐姐那里，请转给她，告诉她信可不必写，寄一些辣椒或辣椒面来。

辣椒或辣椒面都没有寄来。他苦苦等待，等来的是戈壁深处刮来的干燥、刺骨的风。

莫非她变了心？莫非她遇到了更大的不幸？黄治中彻底失望了。他的心辣辣的，他的嗓子眼辣辣的，欲哭无泪，他精神创伤的伤口象被涂上了辣椒面和盐巴。还有什么比这他倾心相许的恋人的无情更伤他的心，更令他痛苦呢？

他病倒了。

四、长 别 离

龚德尊一直没有见到黄治中寄来的一封信。

从柴达木回到家乡——四川荣县。龚德尊迈着象灌了铅一样的双腿，投奔姐姐。姐姐是家乡唯一的亲人，比自己大许多。她从小就是姐姐抚养大的。小学毕业了，到重庆考中学时，是姐姐领着她去的。考中了，姐姐比自己还高兴。那时候，全国刚刚解放，姐姐的工资不多，每月只有十三万块钱（相当于现在的13元）。送她上学那天，姐姐把刚刚领来的十三万元全都给了她。以后，每学期的学费，都是姐姐替她交的。

她考取了北京石油学院。姐姐激动得热泪盈眶。几代贫穷

农民的女儿居然能有一个成为大学生，怎么能不高兴呢？姐姐替她提着行李，沿着弯弯曲曲的羊肠小径，送她上的车。那频频的嘱托，频频的挥手，象一幅永不褪色的画，至今依然清晰地挂在眼前。

有一次，她到上海实习，正赶上黄梅天。她给姐姐写信：“这里总下毛毛雨……”细心的姐姐寄来五元钱，让她买双胶鞋……

这一切，龚德尊记得还是那样清楚，仿佛昨天刚刚发生过的一样，仿佛就在刚才，她刚刚从姐姐温柔的怀抱中跑出。

现在，姐姐和姐夫都在县城公安部门工作。眼下，自己落魄到身无分文又无工作的地步，姐姐是决不会不管自己的。

龚德尊充满温情和信心，推开了姐姐家的房门。也许，只有这一处能给她家般的温暖了。

“你回来了？”

这是姐姐的声音吗？龚德尊在仔细回忆、辨认。

“回来了，就要好好接受党和人民对你的改造。我看，为了好好改造，你就不要呆在县城里了，到农村去脱胎换骨吧！”

龚德尊被送到农村。是姐姐亲自发落的。不过，这一次，姐姐没有象当年她上大学时送她一程又一程。在这一瞬间，她觉得几乎认不出姐姐了。她的眼前只有一张象刷满浆糊，绷得紧紧的脸。这样的脸，这些日子来，龚德尊见过得太多了，分不清谁是谁了。

农村迎接了她。田头地角长满青青的菜蔬，红红的辣椒和金灿灿的稻子，比起戈壁滩，要色彩缤纷多了。她的生活却再不可能色彩缤纷了。人们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她，仿佛她是从昆仑山上跑下来的一头马熊。无论走到哪里，她的身上都落满芒